

「畫美麗香港」



市井萬象

一群熱愛香港的有心之士近日為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園繪畫饒有特色的壁畫，為社區注入活力。「畫美麗香港」是由一群熱愛香港人士組成，以城市為畫布，將外牆壁畫藝術帶進社區。

香港中通社



中環尋香



黛西札記

李夢

雖說小時候已讀過朱熹的詩句「花氣無邊薰欲醉，靈芬一點靜還通」，在我去到中環荷李活道古董店「燕譽堂」品香並近賞正在館內舉辦的中國香文化展覽前，仍對中國香文化所知甚少。多虧「燕譽堂」主人之一蔣美玲

講解展品中的博山爐、香囊以及以香為主題的書法等，才讓我對於中國香及其背後的悠長歷史，多了親近與禮認。

中國香文化的歷史綿延數千年，春秋戰國時期已有文字記載，屈原在《離騷》中提及「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可見古人對品香與燃香頗為尊崇，將其視作高潔、典雅的物事。今次燕譽堂展覽以時間為序，展出不同時期的香爐、香盒和香囊等器具，其中漢代及之後的博山爐，給我留下尤其深刻的印象。

博山爐是中國古代焚香所用器具，出現於西漢，流傳於魏晉南北朝，遠傳至日本和朝鮮等地。通常以青銅和陶瓷為材質，爐蓋呈山形，故得此名。博山爐在漢代的興起與流傳，與當時人們的文化及信仰不乏關聯。事緣西漢時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香料傳入中國，因這些香料名貴，為保證其燃燒得法，需要特別製作形制合適的熏爐。彼時盛行神仙方士思想，傳說稱東方海上有蓬萊、方丈與瀛洲三座仙山，意即「博山」。香爐設計成山巒層疊的形狀，爐下托盤象徵海邊，山海相依，體現古人對天地自然的尊崇。

看過博山爐、唐朝人佩戴的香囊，以及清代漆器香盒等展品後，我隨美玲來到二樓茶室，開啟品香之旅。據她介紹，品香是中國古人，尤其是

古時文人熱衷的社交活動。三兩好友，閒時相聚，有茶有香，吟誦談笑，其樂融融。據說主人在聚會後常作「品香日記」，詳細記載會客的時間、地點、品香種類以及各人的感受等，可見當時人們對

於香事的重視。古人重禮儀，宴飲皆多禮數，品香亦然。美玲告訴我，品香時，香爐在賓客間傳遞，通常每人品香三次即傳爐，可輕聲分享自己的感受心得，卻不可高聲喧嘩，以免影響香席的寧靜。眾人圍坐香席，凝神靜氣，方可近觀細味，感受個中妙趣。

猶記得那日品香後神清氣爽，連日來的勞累與困頓消失大半，返程路上腳步輕快，幾近雀躍。今人品香，或不似古人那般渴求與神明對話，但求在繁忙工作之餘，覓得一點心安與暢快吧。



▲正在中環燕譽堂展出的博山爐。作者攝



人生在線 霍無非

口罩四季

這幾年，我家一直備着口罩，並非先知先覺預見到「新冠病毒」，而是把口罩當作冬日抵禦流感和防寒的用具之一，外出戴上口罩，暖了頸頰惠及全身，那種感覺挺好。

疫情爆發初期的那個冬天，給人類世界一個措手不及，研發疫苗需時，對症的藥物微乎其微，唯有口罩能夠阻擋大部分病毒，故而一時成為搶手貨。可是由於需求量大，庫存不足，難解僧多粥少之憾。那會兒，躺在藥店角落的口罩都告售罄，簡直「罩」難求呀。還好，無論大江南北或是長城內外，大家都響應號召，在家宅着，不輕易出門走動，大大減少了疫情擴散的範圍，也把口罩的使用率降下來，緩解了口罩的不足。

回顧去年初至今一年多的抗疫，我已然習慣出門一定要戴口罩，絕不含糊。管好自



HK人與事

東瑞

三月初的一個寂靜清晨，我下樓後，途經兩邊花草圍欄的大道，發現春的氣息悄然而至。杜鵑花粉白純橙嫩紅，三五成簇地開得燦爛，讓人驚艷。我不禁感慨：病毒侵襲的只是人類的生命，疫情無法阻攔美麗四季的輪替，大自然的花草樹木與哀更迭。二〇一九年底爆發的疫情，已橫跨兩個年度，雖然嚴重破壞了社會的節奏和進程，其實人類的情事也如常發生，婚戀生育不誤，新生命依舊呱呱落地，為家庭帶來生機和希望。

家，哪怕再小，也是幸福的。家，是不需要戴口罩的空間，那些社交距離限制也不存在，我們可以時而短暫歡聚，還可以看到疫境下溫馨可愛的全家福大合照。

在春天三月降臨人間的小孫女，一聽到大人要給她過生日，就天天跑到門後掛着的月曆數算日子，按爺爺奶奶的指示掐着手指頭數算日子還有幾天，非常雀躍。我們說會送她禮物，還會帶她出去吃一餐她最喜歡吃

的炸雞。轉眼間，她六周歲了。自從告訴她生日要為她慶祝後，一星期以來，她一直興奮得不得了，快樂得彷彿天天都是生日。

感謝孫女在春天來到人世，為我們一家帶來春天般歡樂的喜氣。孫女性格陽光，外向好動，喜愛交際，擅於言辭，純真，有時近乎鬼馬，惹得安靜一屋裏滿是笑聲。她無聊時，喜歡打電話與奶奶談天說地，問奶奶爺爺現在在哪裏、在家做什麼，然後報告包括她自己在內的一家人近日動態，誰帶她玩、去哪裏玩。有時我們與她有約，說會去看她，她會牢牢記住時間，會問為什麼還沒到。這些可能在大人眼中的瑣碎事，孫女卻津津樂道，我時常好奇六歲的她眼中的世界，這或許就是童趣吧，也可能因為六歲時期的我、還有兩個兒女，性格偏向內向寡言，孫女的外向，應該秉承了她奶奶的性格。

六年前的春天，孫女來到我們的家庭，從此成為每一位成員關注的第一位孫輩。若從祖輩算起，她是我們家的第四代。她深得兩個家庭的幾十位家人的關懷，收穫滿滿的愛。孫女的童言童語為我們帶來風趣和笑聲，她有時會「抱怨」印傭姐姐怕她正餐吃

她在春天到來

不下，給她的零食太少，結果餓得她肚子咕咕響；她掉了一顆牙齒，她問講話漏風怎麼辦……諸如此類，常常惹得我們大笑。她以前還是很淘氣的，但自從有了弟弟後，她居然顯示出大家姐的風範，從不與一歲多的弟弟爭搶玩具食物，事事忍讓，還照顧他一起玩……看得我們好感動。

感謝小生命在春天來到我們家，她就像上蒼贈與的一份極其珍貴、不可複製的禮物，讓我們珍惜生命的可貴，感覺活着真好。看着她長大、經歷過協助照顧她的苦樂，我們忘記歲月，忘記年齡，忘記疫情的恐懼；感悟什麼叫思念，她一歲時，我身體抱恙，擔心傳染，幾年之後，我將那種思念和特殊活法寫成獲獎的小小說《從鐵枝縫隙看孫子》，就是一次人性和親情的真情流露。

她生日當晚，一家八口人為她買蛋糕，小聚吃飯，拍照，我們親寫生日卡給她，她也收穫了不少禮物。

她出世那一年，住處樓下的春花開得也像今天一樣熱烈和燦爛。她在春季的三月來到，真好！

夢始之地



▲梵高《蒙馬特街景》繪於一八八七年。路透社



英倫漫話

江恆

提起梵高，人們馬上會想到《向日葵》，或者是《星夜》、《星空下的咖啡館》、《麥田群鴉》等，對於《蒙馬特街景》(A Street Scene In Montmartre)，恐怕不

多人知曉，實際上，這幅畫作即將在本月二十五日舉槌拍賣。這恰是梵高創作上走出夢想的開始。我們聽慣了梵高懷才不遇，窮困潦倒，一生坎坷，但鮮為人知的是，他曾在英國住過三年，並度過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在這片土地上，他播撒了夢想的種子，雖然最終沒能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但至少他收穫了情竇初開，也找到過度誠信仰，最為重要的是接受藝術啟蒙，某種意義上這裏就是他短暫卻不平凡的人生起點。

「他的小衣櫃上，有用布拉邦特的草和橡樹葉編織的花環，這是他弟弟提奧在家附近荒原上採集製成後，寄到倫敦來的，伴着鼻子裏飄來的荷蘭香味，他開始了新的第一天。」這是美國傳記作家歐文·斯通在《梵高傳》中所描繪的情景，一八七三年梵高初到英國，帶着對家鄉的思念，他每天沿着泰晤士河堤岸，通過威斯敏斯特大橋，穿過西敏寺和國會大廈，按時到達他任職的古皮爾畫廊上班，對於這位剛剛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開始，大都市的活力，讓他充滿希望。

和許多初涉世事的年輕人一樣，在梵高搬入倫敦哈克福德路八十七號(Hackford Road)之後，很快墜入愛河，並被愛情的海浪打得眩暈。他愛戀的對象是房東的女兒尤金妮，在他眼中，那是一個時刻帶着歡聲笑語、「散發着蘋果花芳香」的姑娘。梵高在給弟弟的信中提到，倫敦是他最開心的日子，因為他在這裏嘗到了最渴望的愛情滋味。

「他對新生活充滿夢想：好好工作，當上畫廊的主管。在尤金妮家附近買下一棟房子，讓她離母親很近。在周末和假期，帶她遊遍浪漫的巴黎、溫暖的地中海。」作家杜晨曦在梵高傳記《我心向陽，無謂悲傷》中這樣寫道。但好景不常，梵高的表白遭到尤金妮拒絕，他不得

不用幾年的時間來療傷。如今哈克福德路八十七號作為倫敦的梵高故居，已被釘上文物保護性質的藍牌子，前來參觀的人們，也只能在想像中回放梵高昔日的幸福時光。

失戀後的梵高曾短暫離開英國，當再次回到倫敦時，他從宗教信仰中找到了生活的激情，「聖經的詞句像音樂一樣，舒緩了他快要崩潰的神經，他的心裏有一種莫名的輕鬆，這也是他所經歷的負面情緒的一次集中釋放。」梵高於是有新的夢想：當一名傳福音的牧師。

他轉而陷入宗教的狂熱，成為一名牧師的助手，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和法文上。在他看來，比起向富人推銷昂貴但毫無藝術感的畫作，向世人傳遞福音是更有意義和更加快樂的事業，在治愈他人的同時，他把自己也治愈了。但老天爺再次跟梵高開了玩笑，他準備入讀阿姆斯特丹大學神學系，卻兩次落榜，他願意投身一生的道路也戛然而止。

從藝術創作上講，在倫敦期間，梵高並沒有畫過一幅作品，但他在倫敦度過的時光卻對他日後的繪畫有着深遠影響。《紐約時報》文藝欄目記者妮娜·西格爾形容，「梵高從倫敦的文化和風景中瘋狂汲取養分，當他不在畫廊工作時，常常流連往返於各個美術館，如大英博物館、國家美術館以及華萊士收藏館等」，直到今天在大英博物館的訪客名冊中，還能找到他留下的簽名。梵高在給家人的書信中，有十七次提到英國十九世紀名畫家米萊斯的名字，在他抵達英國不到一年間，列在倫敦欣賞過的藝術家名字就多達四十

位。

毫不誇張地說，梵高後來的作品大多基於他在英國時頭腦中所形成的知識和圖像，比如，他接觸並喜愛上英國「黑白版畫」，一生搜集了大約二千幅作品，其中大部分來自《倫敦新聞畫報》等英國雜誌。他一八九〇年創作的《監獄庭院》的靈感就來自於此，他一八八八年創作的《星夜》，畫中沿着堤岸的街道和燈光倒影，即仿自畫家朱塞佩《黃昏的泰晤士河》版畫，顯示他在生命結束前，仍一直回看他所收藏的版畫素材。

對梵高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英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受其文學作品的影響，梵高關注的題材大部分來自勞苦大眾，從而令其畫作平實樸素，更貼地氣和有煙火味。梵高曾這樣自我剖析：「我整個生命，都是為了創作狄更斯所描繪的日常。」這或許就是根植於他內心深處、用畫筆來道盡滄桑的宏大夢想。

四年前，我拜訪了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術館，一口氣飽覽了梵高二百多幅油畫，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臥室》、《盛開的杏花》、《黃房子》等名作，而印象最深的是《吃馬鈴薯的人》，這正是他當年深入比利時礦區，見證了底層工人的艱難生活後，一揮而就的代表作，畫作的用色暗沉，直擊人心，與狄更斯的筆鋒一脈相承。

二〇一九年，我在參觀倫敦泰特美術館舉辦的「梵高與英國」畫展時，看到了梵高對倫敦生活的總結：「在這裏我除了能觀察英國的人和事，還有自然、藝術和詩歌，這一切還不夠嗎？」

覺得「另類」，然又不想入鄉隨俗，回來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核酸檢測。

說了口罩的好處，其實它也有個弱點，能阻病毒，不能擋氣味，非萬能也。有一回我乘早班火車，恍惚間，忽聞一股怪異的香味透過口罩，直衝鼻孔，原來是鄰座的年輕小伙正啃着漢堡包補早餐。須臾，香氣轉換，又吸進蔥香肉包的味道，小伙中西結合，胃口很好，但車廂是密封的，近水樓台般忍受許久，氣味才逐漸散去。

四季輪轉，循環往復，好在一年的抗疫取得不少有效經驗，其中少不了口罩的功勞——乃是揚長避短使然。物質上的「口罩」不缺少了，思想上的「口罩」也不能斷檔啊。春天已至，疫苗誕生，但我們仍需做好防範才是真。